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讀本

第三冊

清文評註讀本卷三

傳狀

芋老人傳

傳者，傳其人之賢否善惡，以示後世。貴官達人，史館列傳，無俟贅述。若潛德幽光，賴文人學士之搜采表彰矣。

茲錄爲多。

周

容

見論辨。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

衣遇切

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

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進，盡一器，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去聲國，偶命廚者進芋，輟箸守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講鈞禮，子不備矣。

至京，相國慰勞學去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已而嫗煮芋

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

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于雨，不擇食矣。

今者堂有鍊珍，朝分尙食，張筵列鼎，尙何芋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于芋也。

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

媵，孕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牕一榻，

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托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

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汚賄殺虎

切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

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縮烏版切黃紵紫，或攬愆裳帷，一旦事變中起，覺

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于芋矣。然

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箸間哉！』老人語未畢，相國遽謝曰：『老人

知道者。』厚資而遣之，于是芋老之名大著。

贊曰：『老人能于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奇已！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并老人而芋視之者。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于言至是。豈果知道者歟，或傳聞之過實耶？嗟夫！天下有縉紳士大夫所不能言，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

就一芋上，發出絕大議論，時位移人，一語破的。芋老人其作者自謂乎？

【註釋】

【慈水】即慈谿，在今浙江慈谿縣南。

【祝渡】地名，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有祝家渡。

【嫗】老婦也。

【箸】俗曰筷。

【鈞禮】鈞同均，以平等禮相待也。

【堂有鍊珍】清異錄：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

【朝

分尙食】主天子物曰尙。漢書惠帝紀：「宮官尙食，比郎中。」言得分食天子之羹也。

【媵】（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婦從。」姪，謂兄弟之女。婦，女弟也。古以姪婦爲妾，故謂妾曰媵。

【落魄】失業無依也。

【不飭】不謹也。

【縮黃紵

紫】黃謂印，紫謂綬。縮，緊也。紵，纒也。

【攬袞裳帷】袞，華也。後漢書賈琮傳：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垂赤帷裳，琮命御者

褰之。【迎款】款，附也。謂迎迓而服從之也。

【傾蓋】道行相遇，駢車對話，兩蓋相切而小欹也。（史記鄒陽傳）諺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

鵝籠夫人傳

按鵝籠當指周延儒。明史本傳。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

十餘，美麗自喜。崇禎二年，拜東閣大學士，明年九月，成某命致仕，延儒遂爲首輔。六年，引疾歸，張溥說延儒再相，延儒以爲然。

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十四年三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十六年，命盡削延儒職，安置正陽門外

古廟；十二月賜自盡，籍其家。

周容

鵝籠夫人者，昆皮

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

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

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他刀切者將百人，筐篚箇鄧切互里許，媒簪花曳綵，嘿

同部署，次第充庭，士錦繡縠珠釧，尺絹切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

西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媪懷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

靜坐治鍼，指無少異容。

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慍曰：『爾姊勿復去聲望此也，身屬布矣。』

夫人聞之，卽屏丙去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鵝籠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碑去兩榜俱第一人，名闕碑去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倫金代行聘。官吏犇奔同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以通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

十年爲相，碑去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紼弗引日，公卿勳貴，奠幄屋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碑去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

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

閱歲，鵝籠予告回里；久之，復夤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予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

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

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去聲之，偕客鬪，恆通曙曙。直宿內閣，輒攜女

子男粧入。予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予曰：「鵝籠善去聲噉淡附子，對客不去口，

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同在

十子。」餘子予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

夫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偉識雅度，巾幗得此，洵不可及。得罪於婦，自是定論。文之窮形盡相，亦足喚醒

夢夢。

【註釋】 【鵝籠】（續齊諧記）「陽羨許彥，過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許之。書生便入籠，與兩鵝並坐，負之不覺重。」案

陽羨卽今江蘇宜興縣，鵝龍云者，蓋謂宜興書生也。延僑爲宜興人，故借指之。【毘陵】晉郡名，今江蘇武進縣。【展一禮】展，具

也。禮指納幣等是。【條】絲帶也。【部署】布置也。【卮】砌也。【吃吃】笑貌。【鍼帶】俗謂女工爲鍼帶。【兩榜】謂

會試及殿試也。【南京兆】明初都金陵，燕王棣卽位，改都燕，以金陵爲留都，官制如京師。曰南者，別異於北也。【撫按使者】

巡撫及巡按使也。【角帶】角，結髮爲飾也。帶，衣帶也。【紉】引棺索曰紉。禮曲禮：助葬必執紉。【奠帷】祭奠所設之帳幕。

【鱗次】狀其多也。【錦衣】明制，錦衣衛掌侍衛糾捕刑獄之事。【牛車柳棺】牛車，謂不能具馬，以牛駕車也。柳棺，謂以

柳木爲棺材之下者也。【葉子】如今紙牌類，賭具也。【附子】多年生草，有大毒，根多肉，略似烏頭，故文謂之烏頭。四圍附之而

生者稱附子，可入藥，氣味辛溫。文云食之面如紅玉，不知何所據。

無悶先生傳

應搗謙

字嗣寅，浙江仁和諸生。明亡，絕意進取。康熙初，屢被薦舉，堅辭不就。著有潛齋集，及諸經疏義、筆記、學錄等，凡

十餘種。學者稱潛齋先生。

無悶

莫困

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閩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好善，見前

賢長者，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

洛

從其有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

去

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物，所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

上

聒

括

也。其學亦適

時，不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說悅通而已。素不面諛，崇獎氣類，故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聲去尤覃思於性命，頗有所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論學，極不假借，雖舉世不以爲然，亦自得也。

自三十以後，絕意仕進，苦志克治，好學至老不衰，勉通焉。日有孳孳，切思則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困而學之者。足迹不出百里，而秦華聲去、溟渤冥勃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千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於謀生，乏絕而不能自生者數期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爲善聲去。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己無以德之，時慊慊歎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與俗交，自以爲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閒適恬靜，如讀五柳先生傳。先生爲遺民之一，耿忠介節，爲世稱誦，不以文名，

而文字之高，似不食人間煙火者。

【註釋】【聒】多言亂人之意。【陸王家言】陸九淵，字子靜，世稱象山先生。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象山講貫理

學，務窮本原，以頓悟爲宗，稍近於禪。陽明宗之。【氣類】（南史陸厥傳）「厥學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

氣類相推說。」猶易言同氣相求，物以類聚之意。【覃思】深思也。【孳孳】猶汲汲也。【溟渤】（十洲記）東王所居處，山外

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莊子逍遙遊）「北溟有魚。」渤海在河北省東。【慊慊】意不滿也。【無悶】（易乾卦）遯世

無悶。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

人易爲樂。去聲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入聲梨園以技鳴者，無

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古合兩部

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

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去聲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去聲東。未幾上聲更進，則東肆不復去聲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去聲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去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

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狍狍。

讀若回云。

何物馬伶，能自得師。東坡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類是也。

【註釋】【梨園】（唐書禮樂志）「明皇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解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

梨園弟子。」此以稱優伶所自始。

【明之留都】明初定都金陵，永樂初，建北京，改北平爲順天府，故稱金陵爲明之留都。

【社稷】社，土神。稷，穀神。指祭土穀神所在。

【桃葉渡】在南京城內。晉王獻之有愛妾曰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以名渡。

【雨花臺】在南京中華門外，即聚寶山之東巔，以梁時僧雲光講經雨花而名。

【新安】晉郡，今安徽歙縣等地。

【椒山先生】姓楊，名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廷杖繫獄，竟棄市。

【引商刻羽】引，延長也。刻，深也。五音曰宮、商、角、徵、羽。謂商音長，羽音深，用二音以協律也。

【抗隄疾徐】言音之高下遲遲也。

【兩相國論河套】河套，今陝西省長城以外黃河以內地。明孝宗時，韃靼之居河套者，以小王子和碩爲最。楊一清王瓊，議復河套，不果。武宗時，和碩出河套，惟小王子居套中，世宗時，小王子孫諸達，最強盛。時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銑喜功名，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嚴嵩則極言其不可。

後帝從嵩言，殺銑及言。【崑山顧秉謙】秉謙，明崑山人，詔事魏忠賢，得入相。崑山，縣名，屬江蘇。【西域】西域之名，始於漢時，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其地在今甘肅西境及新疆省地。

傳狀 馬伶傳

賤視外族，不與人類等，猶穢濁羌狄之類。

廖氏傳

李良年

字武曾，浙江秀水人，諸生，應試鴻博，不遇，詩文與朱竹垞齊名，人稱朱李，又擅尺牘，與他國齊名，著有秋山

邊集。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

鞦韆千

蹴

促

鞠

芴

高鞦

古恆切

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

願見紙鳶

緣

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即中，

去聲

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

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

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

避

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

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

去聲

給一月糜，

編

賴以全者數家。

亡

無同

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

去聲

之所爲，長

上聲

而悔焉；所爲浮沈者，壻非此不活

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皋亭山，

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

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爲，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辱身賤行，有爲而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吾於廖氏見之矣。

【註釋】【開封】清府，今爲開封縣。

【鞦韆】繩戲也。植木爲架，懸繩於橫木，下繫以板，手握繩立板上，令軀向空而動。古今

【藝術】闕云，鞦韆本山戎之戲，齊桓北伐，此戲始傳中國。

【蹴鞠】古戲具，以韋爲之，實以柔物而蹴之，猶今之足球。

【縵】大索

也。高緜，謂張縵凌空而行其上也，如今走繩索之戲。

【烏程】清縣，今浙江吳興縣。

【織成】（元稹估客樂）炎洲布火浣，蜀地錦

織成。（庾信聽搗衣詩）小窻宜粟垣，圓腰逐織成。則織成當爲帶帕之類，而天然不假裁縫者。【比邱尼】女僧也。（釋典）稱比邱尼。

【皋亭山】在浙江杭縣東北。【躍冶】謂好自炫也。（莊子大宗師）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詳

之金。』

陳節婦傳

熊伯龍

字次侯，號鐘陵，湖北漢陽人。順治六年進士及第，官至學士，著有熊學士文集。

節婦秦氏束姑，福之長樂

洛

人。秦翁故大俠，一見里中陳生一文，心異之，遂

以節婦屈身為側室。嫡石持之嚴，衣食操作，與羣婢埒，劣節婦無後言。有子二：長

澣，生七歲；次驪，留

生七閱月。

陳試蹶失志，病革，同歔

於宜枕，憫默向節婦。節婦嚙

鼻

斷中指，誓必死；石見之，猶盛氣詰指血狀，詭辭乃免。陳易簣，呼節婦，明示立

孤大義，節婦毅然任其事。自此奉姑如母，奉嫡如姑，有加於夫在時；嫡顧益憐愛

之。姑與嫡之喪，取辦十指，舅亦至是始葬。庀勢倚物秩秩，莫知其貧也。石有二女，

悉索度

說

囊，節婦傾倒，如棄涕唾；及以藏書，請則曰：『吾夫心血縷縷，縷上在焉，

不忍割也。』無已，則斥繒增帛以厭通之。澣驪卒，用是涉獵等身，稱博物君子焉。

一日受侮鄰媼，煥拊

撫

心而慟，澣自塾歸，長跪問故，節婦終不言。澣自念羸

雷者孤童，欲何所爲，亦不復聲去問。母子窮然立杵白間，涕泣不能相視。漣每道

聲去此尤悲也。祭田數畝，狂暴來侵，節婦引義厲責，愧悔棄去。其剛強持門戶又如

此。漣鬻娶婦皆有子，朝夕受教，絕口不及生產；自謂咬同嚙指時，不復料有今日。然

其地時罹兵燹，聲先上轉徙不常，無足博節婦一日歡者。甫六十而歿。嗚呼！節婦以

未亡人大有造於陳，三十有三年，如操舟遇風，舟中人芹懂而登岸，而操舟者沒

焉！可傷也已！

史官曰：『妻之於夫，有臣道焉；妾臣也，微也。方陳生以二孤遺節婦，譬諸君

薨。世子幼，陪臣執國政，亦孰有與之者哉！使江沱之嫡，不悔於終，二女勃溪其間，

節婦爲妾爲母之道，亦或有幾微憾矣。乃履順散財，中外底指豫，卒能有所成立，

古之植腹委裘而不亂者，何以加之哉！太史公論妃配同匹之際，以爲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若節婦，所謂盡性以至於命者非耶！』

文律謹嚴，序議俱佳，中間煢然立杵白間一節，寫出孤兒寡婦之難，予讀之，淚

涔涔下。

【註釋】【長樂】縣名，屬福建省。【側室】妾也。【埒】等也。【病革】病危也。【易簀】簀席也。【禮檀弓】「曾子

疾病，樂正子春坐於下牀，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轡。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懼然曰：「呼！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聞也。」元起易簀。」按後人以臨死爲易簀，本此。【取辦十指】謂以女紅所得，辦其

喪也。【庀】治也。【秩秩】有次序貌。【悉索】盡出所藏也。【度】闕也。【禮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闕。【註】「闕，以板爲之，度

食物也。」唯文中用此，不專指食物。【斥】賣也。【厭】足也。【涉獵】（前漢書賈山傳）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註】言若涉水

獵獸，不專精也。【等身】（宋史賈黃中傳）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妣每且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博物

君子】（左傳昭元年）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羸】瘠也，疲弱也。【煢然】無所依之狀也。【兵燹】燹，野火

也。兵亂時常縱火。【懂】憂哀也。【公羊傳定八年】懂然後得免。【陪臣】陪，重也。諸侯之臣，對天子稱陪臣，言臣之臣也。【江

沱】（詩召南）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歡也。【小序】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膝備數，膝遇勞無怨，嫡亦自悔也。

【勃谿】反戾也。【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註】勃，爭也。谿，空也。【底豫】底，通底，致也。豫，悅樂也。【植腹委裘】而

不亂。【漢書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雖立赤子遺腹於君位，坐朝無人，而但置一天子之裘，亦不至於亂也。

【太史公論妃匹之際三句】（史記外戚世家）「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

卑下乎？既驪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弘，廓而大之也。【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所謂順受其

正者也。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歙縣人。少喪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

嘗語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閒，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

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舂舂土築垣以居，覆覆瓦不完，盛

暑則暴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

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

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

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

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昧昧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

里，與狼兵鏖鏖戰祁門，斬馘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移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掎聲編上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脾不稍怠；間聲去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切竹衛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燭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切衣游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聲去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諫作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

天一爲去聲齋辟辨疏，詣闕上辟上之，復作續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

兵興以來，先後治辟平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

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

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駒，與僉事公

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奎肝活其姑，

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去聲奇尙氣類如此。天一

本名景，別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叔子亦有足傳，謹嚴較遜，而雄直則過之。

【註釋】【歙縣】屬安徽省。【金聲】字正希，明休寧人，崇禎間官御史，乞歸。起山東僉事，再疏力辭。唐王立，超擢左僉都御

史，聲堅不起。南都亡，聲刺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與溫璜相犄角。唐王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及清軍破績

漢，被執，死之。

【張獻忠】延安衛柳樹澗人，與李自成並爲明末流寇。

【武昌】今湖北武昌縣，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

【左良玉】見侯方域與阮光祿書。

【麾下】猶言部下。（史記李廣傳）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狼兵】明時

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土司之兵也。其兵在海內爲尤悍，法以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以首級爲上功。弘治以後，隸於有司，遇警

調用。以其性貪淫擄掠，故於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見續通考）

【糜戰】苦戰多殺曰糜。

【祁門】縣名，屬安徽省。

【馘】

凡殺敵而獻其左耳曰馘。

【順治】清世祖年號。

【徽人猶爲明拒守】清兵破南京，明徽州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

溫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與金聲等相持犄角。

【唐藩】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廣之孫，世子器城之子。順治二

年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擁立於福州，改元隆武。

【績谿】舊爲縣，今仍之，屬安徽。

【孔道】通道也。

【犄角】駐兵以制

敵也。牽其後曰犄，絀其前曰角。

【叢山關】在績溪縣北。

【陬】城上女牆也。

【逆】迎也。

【綴】猶止也。

【新嶺】關名，在

績溪縣西北。明故御史黃澍降於清，導清軍襲破之。

【江寧】清府，今爲縣，屬江蘇省。

【總督者欲不問】總督謂洪承疇，承疇

欲降天，天一朗誦明思宗諭祭承疇文以愧之，遂遇害。

【通濟門】在光華門西，秦淮水卽由此入城。

【高皇帝】明太祖也。

【鳳陽】舊爲府，今爲縣，屬安徽省。

【馬士英】明貴陽人，萬曆進士。崇禎時，累官右僉都御史，坐事廢，後遷爲兵部侍郎。北京陷，士

英等立福王於南京，升東閣大學士，進太保，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愎，日事報復，名器猥濫。清兵破南京，被殺。

【勝國】見姜宸英奇

零草序。

【新安】見侯方域馬伶傳。

【汪偉】字叔度，明休寧人。崇禎元年進士，除慈谿知縣，政績大著。十一年，擢檢討，充東宮講

官。李自成陷京師，與繼室耿自經死。

【凌喇】字龍翰，欽人，初名雲翔。崇禎間進士。襄助大學士李建泰勦李闖，事敗，幾死，僧觀吾救

之，載之至山東。嗣聞京師破，一人倡義，復地數千里，巡按河南。及清師至，被執，死之。

【淮安】明府，今爲縣，屬江蘇省。

【氣類】見

應據謙無悶先生傳

吳順恪六奇別傳

吳六奇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卒，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諡順恪。條詳文中。別傳之作，多因其人

已有傳，別舉一二事以補其佚也。

王士正

本名士禛，避世宗諱，改今名，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以詩鳴

海內，稱為一代正宗。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等數十種。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_武下，

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

引入發_盃醅，坐而對飲。查已醅_茗，而丐殊無酒容。衣_去以絮衣，不謝徑去。

明年，復_去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_西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

家矣。』曰：『曾_曆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

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_去

傳狀 吳順恪六奇別傳

好去聲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

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擄擄捕捕故，遂爲窶讀如人。既歸粵，寄食充

驛卒。稔審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去聲帥上上聲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

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去聲叩問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籩籩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去聲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敍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

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去碑

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艦載至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

查名士，吳奇士，先生佳文，可稱三絕。

【註釋】【海寧】清州，屬杭州府，今改縣，屬浙江省。【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後世因稱舉人爲孝廉。

【查伊璜】名繼佐，浙江海寧人，明崇禎癸未舉人。【崇禎】明懷宗年號。【廡】堂下周屋，亦謂之廊。【醕】酒未漉也。【醕

酌】醉也。【西湖】在浙江杭縣西。【放鶴亭】在西湖孤山北，明嘉靖中，錢唐令王弼建。【肘】臂節也。【潮陽】縣名，今

屬廣東省。【觀察】官名，唐置觀察使，俗以爲道員之稱。【撈捕】古博具，猶後世之擲色，今通稱賭博曰撈捕。【窶】貧也。

【王師入粵】時明桂王由榔，稱帝於廣東，諸貝勒博洛道副總兵李成棟攻之。【遊筭】舊制，官文書上行下者曰割，又用於不

相統屬者曰割，遊割者，空白之割，可以任意自填也。【提督】清統營兵制，有外委，把總，千總，守備，都司，遊擊，參將，副將，等官，其上有

提督。【牙將】帳前護衛之將。【梅嶺】即大庾嶺，唐張九齡鑿新路後，上多植梅，因名梅嶺。一云漢初梅誦曾將兵至此，故名。

【箭】盛弩矢之具，形如木桶。【惠州】清府，今爲惠陽縣，屬廣東省。【戟門】立戟於門，謂顯貴之家也。唐制，官階動俱三品，始

聽立戟。【蒲伏】與匍匐同。【泥首】頓首至地也。（張溫文）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質明】天明時也。【嘗計】（商

子）嘗粟而稅。嘗，限也。量也。計，計算也。【吳興私史之獄】浙江湖州府，三國時爲吳興郡，今改吳興縣。縣東七十里曰南潯鎮，

明相國朱文肅公國禎家在焉。國禎嘗著明史稿藏於家。國變後，朱氏中落，質其稿於里之富室莊廷鑑。廷鑑嘗奮欲著書，乃招致賓客，

爲補崇禎一朝事。語多指斥滿清。會卒，其父胤城刊行之。歸安知縣吳之榮，以贓敗，索賄不遂，首告之。廷鑑戮屍，并殺其弟廷鉞。書中有

名之士，及官吏失察，與刊板收藏者，凡七十餘人，皆坐死，妻子俱論戍。伊璜亦列名參訂，以先自首，又賴吳爲之斡旋，故免於難。【英

石】石之似玉者。

劉孔和傳

王士正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設

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聲去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別爲上分別

必白黑甚力，闢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

孔和少侗揚儻聲湯，好聲去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

奇恣。

崇禎末，流賊自豫復聲去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峰口牆子嶺諸路南下，聲去兩薄

傳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

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

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互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

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殺之，傳檄亦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

關破賊，孔和遂率兵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

軍黃河北。

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聲平客說稅之，使以兵

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

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詫恥亞示坐客。一

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

下，今敵騎驛去日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況不

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悲，胡桂切推案起，一座震懾，攝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

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將驛去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

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

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驛入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

去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寺之

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識讀如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

多可傳。

孔和固豪傑之士，寫次飛動異常。

【註釋】【長山】縣名，屬山東省。【青岳先生】名鴻訓，字默承，天啓六年，起少詹事；忤魏忠賢，斥爲民。崇禎時，拜禮部尙書，

兼東閣大學士。【璫】秦漢中常侍，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後金璫，右貂，用奄人爲之，故稱宦官爲璫。【少詹事】官名，掌東宮內

外庶務。【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崇禎初，與李樞、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五人，同拜大學士。【閹黨忌之】時忠

賢雖敗，其黨猶盛。鴻調至，毅然主持斥楊，垣阮大誠等，而御史袁弘勛等，本由維垣輩進，因而合謀，攻去鴻調。【惠安伯張慶

臻事起】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嚴申書賄改之，故下

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魯斯，言罷其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言問。帝御便殿問，圍臣皆謝

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尙書畢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

使者鴻調也。帝閱兵部揭，有鴻調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調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媒孽】言釀成其罪也。

媒如媒娣之媒，蕤如蕤蕤之蕤。（見漢書顏師古注）【雁門】謂代州，今山西代縣。【陳亮】字同甫，宋永康人。幼穎異，爲文雄偉，

有奇志，故以天下自任。著有龍川文集。【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宋歷城人，與朱熹相善。著有稼軒集。【豫】今河南省。【秦】

今陝西省。【太宗】名阜太極，清太祖第八子。【喜峰口】在河北省灤河截長城流處東岸，爲北通蒙古喀喇沁部之關口。

【臆子嶺】關名，在河北密雲縣東北。【畿輔】近國部所在之地，曰畿輔。畿，謂京畿。輔，如漢三輔之類，接近京畿者。【權將軍】

權，攝代也。【距躍】距，兩物相隔之地。此言躍之高也。【椎牛】（說文）椎，擊也。【長白山】在山東章邱縣東，乃另一長白

山也。【青州】舊爲府，今山東益都縣等地。【衡王】按明史憲宗第七子祐揮封衡王，就藩青州。嘉靖十七年，傳子厚禔，隆慶六

年，厚禔薨，傳子載，萬曆七年，載卒，薨，無子，傳弟載封，十四年，薨，傳子刻鏞，二十年，薨，傳子常瀟。文中衡王，當指常瀟也。【曹州】舊

爲府，今山東菏泽縣等地。【劉澤清】封東平伯，時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拉殺之】拉，說文，

搯也。廣雅，折也。（史記齊世家）襄公使彭生拉殺魯桓公。【金陵命下】謂明福王之命。時福王立於金陵，改元弘光。【并無殺

者黃江夏】後漢竊衡傳，衡字正平，有才辯，而氣尙剛傲。曹操欲見之，衡不肯往，數有恚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遂與劉

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表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恚，遂令殺之。【豈有食之嚴鄭公】唐嚴武，字季膺，封鄭國公。方節度劍南東西川時，杜甫往依之。蓋以杜甫自況，言豈有食之如鄭公也。

閻典史傳

邵長蘅

字子湘，號青門，江蘇武進人。九歲能屬文，十歲補學官弟子員。江南奏館案起，黜去諸生，以山人終。工詩，尤長

於文，與侯朝宗魏叔子，有鼎足之稱。著有青門簞稿。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

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硯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

始至，有江盜百艘，騷張幟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博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

選通悞軟怖布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韉居音切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

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抗呼曰：「事急矣！人

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入聲發

一矢，輒殪於計切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攝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徵叫

巡縣尉得張黃蓋擁護，毒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吃啞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聲平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聲去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聲平或走，或閉門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聲去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

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同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米藝切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餓餉同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縲切古恆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藁束爲人，人竿一燈，立陴皮院讀作閒，市扎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直類切城，斫勺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柔上聲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去聲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閣君雅故，爲我語去聲閣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

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昨昨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費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吝傷者手爲裹創，許死者厚棺殮，盧活酌酸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許煦謝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去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洛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稅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去謳。

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體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切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聲上再致奪同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鐸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據，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形定脛折踣匍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編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

上不仆。赴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

則義士。夫拓

雙

犬吠堯，鄰女詈

利

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

同

聞人嘖嘖，

責

談

閹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

希

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

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

哉！

忠肝義膽，流溢行間，如摹韓文書張中丞傳後而爲之，正復不讓前人。

【註釋】

【紹興】舊爲府，今爲縣，隸浙江省。

【錦衣校尉】專掌擊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隸錦衣衛。

【北

直隸之通州】即今河北通縣。舊曰北通州，別乎江蘇之通州而言。

【掾史】古佐貳官之通稱。

【京倉大使】掌管京倉糧

儲。【江陰縣】屬江蘇。【典史】明制，縣知縣一人，縣丞一人，主簿一人，其屬典史一人，典史移文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

丞簿職。

【江盜百艘】崇禎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賊退。

【攝篆】印章多作篆文，故謂印曰篆。

攝篆，代行印務也。

【選愞】弱也。

【韃】馬上盛弓矢器。

【殪】死也。

【巡撫】明初命京師巡撫地方，有軍事則命總督軍務，

因事而設，事已旋罷。其後各省俱有之，布按二司之權乃輕。

【以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言欽命依巡撫議，加都司銜，仍留

原任也。【英德縣】明縣，今仍之，屬廣東。

【陳明選】明史作陳明選。

【砂山】在江陰縣東四十五里，相傳初本平地，晉宋

間江水泛漲，湧沙石成山。

【豫王】名多鐸，清太宗弟，世祖叔父也。

【弘光帝】名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甲申五月，即位

於南京。明年五月，明總兵田雄劫帝以降清。

【貝勒】清封爵名。案時有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略定長江一帶，當即是。

【京口】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

【薙髮令】清順治二年六月，下薙髮令。略曰：『方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

子一體，豈可違異。自布告之後，限旬日，盡令薙髮，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云云。』

【許用德】明史作許用。

【堞樓】堞，城上女牆

也。堞樓，猶言城樓。

【上舍】清世稱監生爲上舍。國子監官署名，卽國學。

【程璧】徽人，盡散家貲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官

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

【糜集】糜，羣也。謂羣集也。

【罌】瓶之大腹小口者。

【鳥機】案當卽謂鳥嘴銃。以鋼鐵爲管，木槩

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爲明中葉以後所用之火器。（見明史兵志）

【礮礮】礮以機發石之礮。

【鐵櫃】櫃，大索也。鐵櫃，

猶言鐵鏈也。

【陴院】女牆也。案字書無陴字，字宜从土，埤垺，或作陴院。

【市城】市，周也。

【絕】以繩懸物使下墜也。

【蹠】

踐踏也。

【劉良佐】明總兵。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下江南，弘光帝被執，良佐降。

【弘光四鎮】弘光時，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

轄淮海，駐淮北；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黃得功轄滁和，駐藍州。

【昨土分茅】建置社稷曰昨，又報也。（左傳

隱八年）昨之土而命之氏。（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所封之方色，且以白茅，授之，謂之授茅。此言受封地也。【保障】謂保護障蔽

也。【醇醲】以酒灑地以祭也。【嘔煦】猶嘔拂也。（易林）嘔煦成熟，使我福德。

【喋喋】利口多言也。

【鑛】鑛之精者。

【前湖】案江陰縣東照開鄉有前湖，當在城外，非應元自沉處。

【箕踞】（漢書陳餘傳）箕踞罵詈。（顏師古註）「箕踞者，謂曲兩

腳，其形如箕。」古者坐於席，故坐則跪，行則膝前，足定向後也。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是爲不敬。（見猗覺寮雜記）【脛】足

整也。自膝至踵曰脛，俗曰小腿。【奇】零數也。有奇，猶云有餘也。【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見尚書多士篇。【註】殷大夫士心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敬誨之。【跖夫吠堯】跖，古大盜名。【國策】貂勃曰：「跖之夫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鄰女詈人】【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誦其長者，長者詈之；誦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誦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

我詈人也。」【嘖嘖】稱歎不置也。【撫】拾取也。

奇奴傳

馮

景

字山公，號少渠，浙江錢塘人，監生。長於說經之文，爲毗陵邵子湘先生高弟。有解春詩文集。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去外，有人衣去短後，無冠，跣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

「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

流諸關外。

監行伍伯賂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爲人奴良苦，然猶愈

於死。今烏喇鍊特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卯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卽揚大名耳；若卽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去聲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創瘡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

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去聲眞奇奴也已！」

借一奴以罵當世士大夫，奴誠奇矣，文亦磊落有奇氣。

【註釋】【甲子】時康熙二十三年。

【皇帝】卽清聖祖，名玄暉，爲世祖第三子。

【塞外】謂古北口，今察哈爾，及熱河等省。

地方。聖祖於二十三年五月，至古北口避暑，八月，還京師。【短後】（張協七命）「與盛笑短後之服。」謂衣之後幅較短，便於作勞。

事也。【若】汝也。【比部】刑部也。【而所】而，汝也。【杖】清刑法，罪人用大荆杖，打自六十至一百爲五等。【流】五

刑之一。清律衝突儀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卽流刑也。【伍伯】亦作五百，行刑之人。（後漢書）黃祖大會賓客，羅衡言不遜順，祖

大怒，令伍伯將出，欲加箠。【烏喇特】爲流人安置之地，在今綏遠省北境。【裸】赤體也。【臺省】見王弘撰與趙

繼退大參書。【創】奮也。【虛己納諫等語】是回護皇帝處，行文不得不爾。

梁烈婦傳

王猷定字子，號軫石，江西南昌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側儻日豪。晚寓浙中西湖僧舍，著有四照堂文集。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章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主

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

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戍邏，羅去凡渠答藺吝，石砲弩之屬，無不

具。期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德，備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

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

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軍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

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賊存亡！』烈婦曰：『諾！』
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

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旣夕，
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
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
其樓，且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
呼守陴^皮者發礮石，頗擊傷城外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食。垂五
日，賊攻益急，仰射^{聲入}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馬蹶蹶^蹶繞城
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孳
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無苟活！』遂衣平時白衣，繫環於梁，將自縊，呼
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
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慊

慨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燄中，老婦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祭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歔歔流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蠹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當是時一段，綜核時事，史筆森嚴，餘亦寫得曲盡無一長語。

【註釋】
【清苑】縣名，屬河北省。
【梁以樟】字鶴民，保定清苑人。少才俊，舉崇禎己卯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太康令，調

商邱令。壬午春三月，李自成陷商邱，創仆亂戶中，以救得甦。國變後，結連草澤豪杰，圖復讐，已而知勢不可爲，時年才三十七。買田數十畝，躬耕自給。築忍冬軒，處其中，以宋遺民鄭所南謝臯羽自比。
【庚辰】明懷宗崇禎十三年。
【太康商邱】均縣名，屬河南省。

【賊犯開封】時李自成攻開封，至崇禎十五年陷之。【渠答蘭石】渠答，饑藜也。蘭石，城上雷石也。漢書：渠答，蘭石，城上雷石也。

城深壑，具蘭石，布渠答。【壬午】崇禎十五年。【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時歲饑，因起為盜。渠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李自成稱闖

將，迎祥死，衆推自成為主。【袁賊】名時中，聚衆二十萬，號小袁督。【羅賊】名汝才，初與張獻忠同降洪承疇，後復叛去，從李自

成。【官】戰時所戴以禦兵刃者。【中議公主】主，木主也。傷民父應澤，明邵陽巡撫。【蹀蹀】小步貌。【嬰城】嬰，繞也。

（後漢卓茂傳）嬰城者相望。【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雙廟】巡鏡合祀，故號雙廟。【張許】張巡許遠，二人同守睢陽，

城陷死之。事詳辨睢陽妾報復之語文。

董嫗傳

汪懋麟

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揚州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百尺梧桐閣文集。

董氏，江都以死節著聞。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

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

嫗泣受，裹諸懷，卽夜遯。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刃如雪；天大雨，

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

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嘯！』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竄出，匿江灘，拾麥穗。

啖淡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有成，卽余友醉白名魏者也。

醉白嘗爲余言：『當吾父母與兄死義時，魏之不死，一髮耳；微魏，有今日乎？顧媪老矣，吾母事之未寒儲衣，未饑儲食，疾病藥之不幸且死，葬以禮。』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閒愴可創切慨涕淚，蓋熟聞其說者。未幾聲上媪歿，一如其言。

醉白初爲孤童，其故人者，復聲去以事破家，卽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朝夕

媪居郭外邨舍，思醉白，並哀其主夫婦之死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

一牛，媪曰：『爾無苦，吾爲聲去爾牧。』卽牽之埜，古野字伏田塍層下，仰天大哭，人莫

能勸止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卽往省媪，置酒肉。媪喜，持醉白

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醉白憂媪病且老也，豫爲制棺及衣，媪喜，卽衣聲去其衣，

壞復制之，凡三易。醉白嘗往其姊家，媪適俱，天向曉，款門數四，醉白臥未起，姊恚

胡桂切曰：『自弟之來，客數朔過，雖應門無及也。』媪遽起撫背曰：『無多言，必若

弟之賢，而客始來之早也；而不然者，則迫迫於佗他同人之門矣。』嫗逆知醉白如此。及醉白將昏，婚同治居室，謀迎嫗，會病甚，疾呼其子輿過新婦家，熟視婦，泣曰：『嫗，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聲去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爲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聲去爾夫也。』婦敬謝之。嫗歸卽歿，得年八十三。醉白涕泣請爲傳，聲去十數返不倦。余耳嫗熟，敬嫗，聞其死，哀之，爲立傳。

論曰：『天下辜恩背主之徒，獨婦人云爾哉！嘗觀託孤寄命之臣，反顏若草芥棄者，皆是也；而又何以責婦人耶！董嫗非能讀書，知大節，明於恩讎之義者，乃犯白刃不顧，終始韓氏之託，至於死，且眷眷。比諸嬰白，何多讓焉！』

天下乃有此嫗，不難其始之保全，而難其終之哭泣，殆天性固結不可解歟，文纖悉中，鼓以大氣，是善學太史公者。

【註釋】【江都】今江蘇江都縣。【韓文適】名默，文適其字，其先臨汾人，父買於揚，遂家江都。默少工制舉業，補邑弟子員。闕

部也。可法督師揚州，延默至軍門，欲官之，辭去。及城陷，默歸易巾服，鑿井中，妻蕭氏，長子彥超，相繼從之，俱死。【乙酉】明弘光元年，

清世祖順治二年，夏四月，清兵破揚州，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清兵屠淫戮掠，慘酷無人理，讀江都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可知也。

【淙淙】水聲也。【屏息】屏氣使不呼吸也。【穗】禾之播莖吐花者。【魏之不死一髮耳】寸之千分之一曰髮。【說

文】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文云，謂瀕於死也。【勝】稻田畦也。【款門】款，叩也。【託孤寄命】論語泰伯：曾

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嬰白】程嬰，公孫杵臼也。【史記趙世家】居

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尤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得不死。

高節婦傳

方

苞

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坐歲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謝諭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

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吾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去聲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

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酒去聲居，爲市人縫紉。人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上聲始能僦以居屋。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去聲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

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上聲匱移侍盥，貫就竈下作羹食，寺親上上聲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邊然

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
六，距位之死，七十有去聲九年。

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擁，節
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節姑賢婦，聚於一家，天之報施不爽哉！

【註釋】

【宛平】隋縣，屬順天府。今仍爲縣，移駐廣溝橋。

【贍】給也，助也。

【僦屋】租屋也。

【遼左】遼河之左也。方位

以左爲東，遼左卽遼東，今瀋陽東南境。

【匱】盥器。

【盥】以盤水沃洗也。

【姑習我三句】言我事姑久，姑習慣而安之，非

我，則姑意不適也。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見書牘。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岡鼎。無妻子生業，自鬻育
於西安某家，供芻初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寡言笑，無喜愠蘊色，

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俗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

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滇之石萬谿。其山二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姪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研計}勇轅門。軍校疑是賊諜，^驟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丙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去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

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辟平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苟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

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辟僻地，跌膚坐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履褐易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旁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爲其何人。

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我友人宋公備之。」主人

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

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游，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將軍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旣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精於史記合傳之法，而神韻復超。

【註釋】【秦】今陝西省。

【蜀】今四川省。

【扛鼎】扛，舉也。（史記項羽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鬻】賣也。

【西

安】清府，今陝西長安縣。

【芻米薪水之役】芻，餵馬之料。謂供芻負米採薪汲水等事，均賤役也。

【富平】縣名，屬陝西省。

【滇】今雲南省。

【吳三桂】明高郵人，字長白，崇禎時爲總兵，鎮山海關。李自成陷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

南。清聖祖議撤藩，三桂叛之，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之地，耿精忠等響應，因稱周帝。旋病死，其

孫世璠奔雲南，爲清所滅。

【商善】（載定三藩記）作尙善。時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

【貝勒】自清太祖肇基，卽以國語

定爵號，其最尊者，稱曰貝勒。【班第】（按戴定三藩記）將軍並無班第其人。（東華錄）載戶部侍郎班迪，至吉安察看軍情，第與迪

音雖相近，恐非一人也。【石萬谿】未詳。【期年】周年也。【張勇】陝西咸寧人。時隴右相繼失守，惟甘肅提督張勇不附三

桂，清以爲靖遠將軍。【旗兵】即八旗兵。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及入關後，蒙古

人漢人歸附者，又分設蒙古八旗、漢軍八旗。【鼓掌】猶擊掌也，所以表示歡悅之意。【黃冠】道士之冠。【轅門】轅即車楨。

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爲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故曰轅門。（周禮）「設車宮轅門」後因稱衙署之外門曰轅門。【軍

校】武職偏裨之官。清時軍官，有正軍校、副軍校、協軍校。【諜】敵方偵探之人。【與將軍同里】石芝爲富平人，張勇爲咸寧

人。清時富平咸寧，均屬西安府，故曰同里。【塗炭】言民困之苦，如墜泥塗炭火之中也。（書）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屏

除也。【深老吾師】老，言銳氣盡也。謂使吾師久暴於外，則銳氣盡也。【問道】（前漢高帝紀註）問，空也。投空際而行，不公顯

也。【振槁】（荀子）「及其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言其易若枯葉，振動之即落也。【諸濟】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

靖南王耿精忠，相繼謀變，是爲三藩之亂。【趺坐】如僧人盤膝而坐也。【劇談】猶暢談也。（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

【幕】帳也。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虛左】此指座中之位。禮尙書，故虛左也。（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

侯生。【褐衣】布衣也。【昂然】不卑屈貌。【病篤】疾甚曰篤。（史記范雎傳）應侯遂病稱篤。【華山】見顧炎武與三

姪書。

沈雲英傳

傳狀 沈雲英傳

夏之容

字美裳，號體谷，江蘇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丙午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編。

半舫齋詩文集。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聲上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聲去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躪。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聲去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聲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音計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

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四訐，紅遂移神器。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者，鮮上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解簪珥，耳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去之云。

此爲女中睢陽，讀之尙虎虎有生氣。

【註釋】【守備】官名，位次都司，明初本要職，中葉以後，一城一堡皆設之，其職漸卑。【道州】舊爲州，今爲縣，屬湖南省。【洞庭】湖名，爲湖南大澤。【烏合】謂如鳥之合，易聚亦易散也。【舊挺】挺，木杖也。平民無軍械，故持木杖。【會稽】今浙江紹興縣。【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二賊豎】謂李自成及張獻忠。豎，賤稱。【四訐】訐，亂也。言李張之亂，及於四方。【神器】猶言帝位也。【脅息】畏懼貌。【不喪其丈夫】謂不喪失其丈夫之氣概也。【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起兵勤王，懷宗優詔褒美。後仍還蜀，官至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以壽終。明史有傳。

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見序跋

傳狀 陽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他古

他字與同亦曰石道人，又字齋。色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淡黃精，不樂

穀食；聲上強之，乃復聲去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卽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

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媿。請娶。於何切

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

學曹公良直等，詣癸使三上聲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姓辛

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聲去以爲裴瑜魏邵

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

期。』曹公瞿然，卽疏劾首輔宜興及洛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

先生少長聲上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

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聲入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

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聲去朱衣，

居士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_法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_切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

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_上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佔_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

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利，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能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

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敍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改喜苦酒，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小藥禪。或出遊，眉與先

生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鈞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聲上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余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峯，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稅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

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墟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

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欲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

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尙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

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學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一字一句，如履危石，下巉巖，步步慎重而出之，纔道得道人心事，九京有知，當無劉因賢我之憾。謝山表揭遺逸之文，自以此爲第一。

【註釋】

【陽曲】縣名，屬山西省。

【晉中】山西爲古晉地。

【黃精】見顯奕武與三姪書。

（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

【姘嬰】圓通應世也。

【袁繼成】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崇禎七年春，擢山西提學僉事，未

行。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齋冊之奏，繼成疏論之，彝憲大怒，與繼成互訐奏，帝不聽，乃子身赴任。久之，巡撫吳桂薦其廉能，而巡按御史

張孫振，以請屬不應，疏誣繼成誣私事。帝怒，逮繼成，責姓回奏。姓賢繼成，斥孫振，孫振坐謫戍，繼成得復官。【奄黨】宦官之黨。

【甌】匣也。《唐書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魚保宗上書，請置甌以受四方之書。此爲通達民隱而設。

【撫軍】卽巡撫。

【吳姓】

字廬友，明揚州興化人。崇禎七年，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官至東閣大學士，與周延儒不相能，及延儒敗，帝並救法司讞姓罪，將遣戍金

甌。未幾，福王立，赦還，復故秩。國變後，卒於家。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自縊死。

【裴瑜】（後漢書）史弼爲

河東太守，中常侍侯覽怨之，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之。

【魏邵】（萬姓統譜）邵，河東

人，太守史弼受誣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賈昭侯覽，得減死。

【兵科】明初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兵科給事中十人。萬曆九年裁五人，

十一年，復設二人。

【首輔宜興】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崇禎三年，延儒入閣，爲首輔，旋削職。十四年，復爲首輔。十六年，給事中曹

良直劾延儒十八罪，帝旋命延儒自盡。

【駱錦衣養性】養性，嘉魚人，掌錦衣衛事，本延儒所薦，旋背延儒，與中官結，以陷延儒。

【蔡忠襄公】名懋德，字維立，崑山人，爲山西巡撫。及李自成陷太原，懋德死之，諡忠襄。

【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時左良

王懷異謀，至九江，邀總督袁繼成入舟中，繼成往，良玉告其謀，繼成正辭拒之。會良玉卒，衆推其子夢庚爲帥。夢庚降清，遂執繼成北去。

【友生】朋友也。《詩小雅》「不求友生。」今用爲師長對於弟子之稱。【門人】古謂再傳弟子曰門人，後世門人與弟子無別矣。【甲午】清世祖順治十一年。【仰視天俛畫地】憤鬱無聊狀，謂意欲恢復明室也。【黃冠】道士也。《唐書李淳風傳》

淳風父播棄官爲道，號黃冠子。【莊列】莊周著《莊子》，列禦寇著《列子》。按青主此數語，乃憤世語。【平定】清直隸州，今爲縣，屬山西省。

【張際】際，一作濟。【醇酒婦人】《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縛強躍駿之骨以估畢朽之】估畢，諷訛也。言生有縛強弓，躍駿馬之骨，不能立功業，而以

文人者也。《傳青主家訓》「憂抑倉皇，謫目世變，強言俯首，爲蠹魚終此天年，火藏微騰，又恨咕嚕大壞人筋骨，縛強躍馬，嗚呼已矣。」

【碧不可滅】裴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同甫】姓陳，名亮，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大小篆隸】大篆，周

史籀所作，小篆，秦李斯所作，隸書，秦程邈所作。【晉唐人楷法】晉人如王羲之，唐人之歐之等，唐人如褚遂良、虞世南等，皆工楷書。

【松雪】姓趙，名孟頫，字子昂，工書法。宋亡，仕元。【香山】在河南洛陽縣龍門山之東。唐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與

往來，自號香山居士。《宣和書譜》「白居易書豐年洛下兩帖，筆勢翩翩，不失書家法度。」【右軍】卽王羲之，字逸少，善書，官至右軍將

軍。【駒王無骨】駒王，徐國之君，相傳生而無骨。【顏太師】名真卿，字清臣，唐瑯琊臨沂人，官至太子太師。德宗時，慰諭李希

烈，持節不屈，爲所殺，諡文忠。善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禁方】祕方也。《史記扁鵲傳》「長桑呼扁鵲與語曰：『吾有禁方，欲傳於

公。』【中州】謂河南。【吏部郎】吏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叙黜陟之政。郎，郎中也。【需】待也。【肅

客】古人敬客之禮也。【文獻】《論語》「文獻不足故也。」《注》「文，典籍也。獻，賢也。」【虞禪】禪，同壁。黃壁，唐宣宗時僧。《沈遼詩》

「虞禪。」

「裴休自參黃蘗禪。」命名之意本此。【箬燈】箬，籠也。以篋覆火作燈也。【歐公集古錄】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予性頗

而嗜古，好之既篤，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大要，別爲錄日。」【戊午】清聖祖康熙十七年。【大科】即博

學鴻詞科也。【昇】共舉也。【益都馮公】益都，清縣，屬青州府，今屬山東省。馮公，名溥，見王弘撰與趙繼退大參書。【蔚州

魏公】蔚州，清直隸州，今山西蔚靈縣。魏公，名象樞，字環極，一字庸齋，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杜紫峰】名越，字君異，定興之

東江村人，有紫峯集十四卷。【中書舍人】清中書舍人，有滿漢之別，掌書寫詔敕制誥等事。【午門】京師舊紫禁城正門，三

闕，上覆重樓九間。門前左設嘉量，右設日圭，左右各一闕，西向者曰左掖，東向者曰右掖，翼以兩觀，傑閣四聳，與中相輔，俗稱五鳳樓，前

接皇城之端門。【劉因】字夢吉，容城人，留心性命之學，隱居不仕。元至元間，徵授右贊善大夫。母病，辭歸，再徵不起。傳青主家訓。

後之人誦以劉因輩賢，我日幾時暇也。【高齊】即南北朝時之北齊，姓高氏，故曰高齊。【顧亭林】見書牘類。【卓爾堪】

字子任，江南江都人。【翟義】字文仲，漢汝南上蔡人，王莽稱假皇帝，義時爲東郡太守，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後爲莽所敗而死。

【不以靜修自屈】劉因撰靜修集三十卷。句蓋言青主不肯爲劉因之因徵召而出仕也。

啞孝子傳

劉大紳

號寄庵，雲南寧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山東知縣，著有寄庵文集。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

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

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饑寒皆心先喻之，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固素聞孝子之食必先母也，躡呢輒切其後，驗之信然，乃大駭服。

已而母死，鄉人方議醮，錢斂，孝子蹶然起，牽鄉人衣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衆訝之，姑引繩索下視，則得錢累累，凡母之衾欵，若棺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日乞歸，必投一錢於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下去聲是，賜孝子也。』

既葬母，卽遠遊不歸。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

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卽其母亦非常人。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智聰明功名富貴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則大非矣。母能安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見於世，是母子，豈易得者哉！

呈貢戴子子淳，太和李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鴻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中，戴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敘議皆歷歷可喜，中間插三或曰尤佳。

【註釋】

【昆明】縣名，屬雲南省。

【心先喻之】喻，曉也。謂能先得母心也。

【恚】恨怒也。

【躡】追隨也。

【釀】斂集

衆人之資財曰釀。

【累累】謂多也。

【衾】喪禮斂尸之具，加於斂衣之外者。

【天下是】謂天降下是錢，以賜孝子也。

【呈

貢】縣名，屬雲南省。

【太和】縣名，今大理縣。

【陳鴻】唐人，白居易作長恨歌，詠楊貴妃事，陳鴻爲之傳。

徐媛傳

傳狀 徐媛傳

沈大成

字學子，江蘇華亭人，歲貢生。著有學圃齋詩文集。

徐媛院名映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嫁孔氏，從良人

僑居浙；久之還吳，徙香溪上。年三十六，以疴汪卒。

媛幼警慧，柔嫵切於計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必修潔。初生時，

母夢梅花一株墮於庭，長聲上而愛梅；花開，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

於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聲去弈，媛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

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爲。其父母以無子，依婿居。媛奉舅姑，處娣第娣，似遇宗黨

姻戚，內外無間聲去言，不以親在夫家爲嫌也。

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曰：『此真吾師也。』

遂來問業稱弟子，蓋至於今年。余往來吳中，館其家，嘗留惠徵君松崖飲，媛入

廚治具，或以爲腆，係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它他同日戚有爲縣令者，飯

上其舍，或又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安得儕惠先生哉！』嗚呼，世惟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媛自學於余，漢書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皆成誦，能通其義，閒問偏旁，調反切，習筆算。每見余行篋善本書，必借得挑鐙校勘，祁寒盛暑，勿恤也。然其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作，更三稔，滋劇。將死，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養不終，銜恨入地耳！』嗚呼，其可哀也矣！有一女，蚤天生，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歿。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旣歛，庭梅及盆盎去聲所詩特者，一夕萼岳盡脫，家人驚歎，以爲平時顧而傷心者，蓋預徵也。其所爲詩，有南樓吟藁若干卷，惠徵君序之。

贊曰：『昔南豐曾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去聲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二十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披被育裔嗣，而媛賦命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嗚呼！』

呼，豈非天哉！

此可入後漢書列女傳矣，文亦雅。

【註釋】**【崑山】**縣名，屬江蘇省。**【香溪】**香水溪，在吳縣西南，相傳西施浴處。**【嫫】**願從也。**【覆不失一】**謂能覆佈其弊局，而不失一子也。**【虞山指法】**（蘇州府志）嚴澂，字天池，常熟人。善鼓琴，勘定松絃館琴譜行世。虞山在常熟城外，故常熟亦稱虞山。**【武林】**今浙江杭縣之別稱。**【惠松崖】**名棟，字定宇，江蘇吳縣人，父子奇，博通六藝，著有易說春秋說等書，松崖實淵源家學云。**【腆】**厚也。**【楚辭】**屈原宋玉等人所作，故稱楚辭。**【文選】**梁昭明太子選。**【反切】**以二字音相切而成一音也，上一字爲雙聲，下一字爲疊韻。漢末孫炎始創反語，至東晉及北朝則改言切。**【稔】**謂殺一熟爲一年也。**【南豐曾氏】**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

張烈女傳

王太岳

字基平，直隸定興人。乾隆間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國子監司業。著有清虛山房集。

烈女姓張氏，吳郡人，聘金玉昭，未歸也；然乃殉其夫死。先是壻家人以計來，母故匿不女聞，女微伺覺之，曰：『果然，卽我必死矣。』已而詢女童得實，技白

母，願往歸金氏。母故嫠也，閔女少，不可；遂卻漿粒，三日弗卽於齒。母涕泣曰：

「嗟乎！奈何生女爲，乃不得有厥家！我卒不得汝彊。」上聲則盛治具，攜女造

焉。既抵金，女斬衰粗服入，望棺號慟，再絕矣而後甦。方其擗踊呼天，不

可轉息處，僕御下人旁聽，竊淚下。其屬而哭者，則皆輟哭愕視女，相環也。母既語

知壻父母，新婦志必死，夫狀，舅姑既哀之，難其死，周視焉。女心計曰：『如是，

卽我終不可得死。』乃委曲務自詭諱，陽陽示無爲夫死志矣。

居有閒，舅姑既大寧，會改歲，家人皆夜起治饌，飲禮先祠，長幼以次相

壽。烈女獨屏居夫柩次，一女奴旁侍，謬好語遣之去，延望庭宇，風雪微作，日光

著，紙窗上隱隱。退取紙筆藉地坐，屈首擊麻經，顧影獨語，淚泫泫滴

所坐前，甄且汎蠹。已就坐小兒，伏作書與母訣，書竟，置薦下，起徙倚楹，著

閒，探首日景。正中曰：『嗟乎，斯余時矣！』旋位所，取酒以灌，焚楮帛，再拜，引

纒而委之脰。其家人過，察之，死矣。年十有九。其知者曰：『烈女有至性，生

四歲孤，執禮已戚。稍長讀書，喜搜覽古今貞孝行事。與母居，母愛之，忘其女子。御婢妾，語不及外事；或竊語，輒屏走，不以自聞。蓋完然君子人也！嗚呼，是固然矣！微是，世猶將章之，而何待詳哉！而何待詳哉！

延望庭宇一段，如見其人，真繪影繪聲之筆。

【註釋】【吳郡】即今江蘇吳縣。【歸】婦人謂嫁曰歸。【嫠】婦無夫之稱。【閔女少不可】閔，悲也。不可，不許可也。

【弗卽於齒】言漿粒不着於齒也。【乃不得有厥家】（孟子）「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室。」不得有厥

家，蓋言玉昭死而女無所歸也。【卒不得汝疆】言終不能強抑汝，使不往也。【造哭】造，詣也。詣金家而哭之。【斬衰】衰，

同緇，喪服也。製以生麻布，旁及下邊皆不緝，謂之斬衰。【甦】死而復蘇也。【擗踊】擗，拊心也。踊，跳躍也。哀甚則拊心跳躍而泣。

（孝經）擗踊哭泣。【呼天】（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不可轉息】言哀痛

極致，氣息不可回轉也。【屬而哭者】屬，相連也。【難其死】不願其死也。【詭諱】詭，不誠也。諱，隱也。【大寧】大安也。

【擗】擗持也。【汎螳】汎，浮貌。言輒上淚多，足浮蟻也。【薦】筓曰席，露曰薦。【徙倚】行走不定之貌。【楹著】楹，柱也。門

屏之間曰著。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位所】設神位之處。【引纒而委之脰】纒，環也。委，置也。脰，頸項也。謂以繩結成環，而

納之以頸也。

高木匠傳

蔣士銓

字心餘，一字蒼生，號藏圃，又號清容，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編修。著有忠雅堂詩文集。

高厚學，江西新城縣西鄉人。父起茂，業農，年四十餘卒。母何氏，遺孤二，厚學

其長也。纔十五齡，弟隨母改適鄧欽。欽故縣伍伯，越七載，育子女各一。厚學既

長，以傭自食，引弟歸，既而偕習匠人業。時邑有富人饒文鼎者，繼娶程某寡婦，婦

先育於程者四子，皆貧苦無賴，數求乞於母，久之見惡於文鼎。四子銜之，偵

文鼎嫁女日，陰結諸猾，突後戶，將刳其封藏。文鼎妾從樓檻擲酒甕，數

十，聲震前舍，親迎者大至，逐之，羣盜驚逸。所刳一橫刀，一銅鏡，兩絺衣，

耳，經某橋，乃焚絺衣，沉刀鏡水中而散。文鼎怨毒甚，訟四子於官，賄捕蒯盡執之。

獄成，程族憤焉，四子婦往號臬司之門者三日，下其事於郡，太守胡某

心樂之，索文鼎千金，不應，乃釋羣盜，黜令與丞尉，入文鼎誣良罪，瘐死獄中。

分戍諸伍伯，鄧欽與去聲焉。欽於是挾其妻，往戍山西寧武府五寨縣。

厚學故有至性，遣戍之日，諸父弗使聞知。及覺，哭無時。爲人營宮室，或操斧斤，號泣仆於地，識者憐之。厚學既苦貧，又昧於道路，惟日乞杯箒專，卜筮以自慰。又徒步詣閩武某山，祈夢，夢挾一木板，履巉譏巖，芝菌容布地，中蠹觸一筍，長尺餘。厚學方徘徊其間，忽仰視曦輪大數畝，光彩激射眩目。覺敬而喜焉，尋親之計益自決。

乾隆己未，厚學年二十有去聲八矣。吏或告厚學曰：『晉牒蝶來，鄧欽已死，妻何，將遣歸里。』厚學喜躍，廢其業，待半載不至，乃嚮木匠器具，走南昌覓晉估得途經，匍蒲匐伏。歷三月入五寨，泣諮郊關，人爲指其居處。入城，哭詣節孝祠，有老婦負暄登，簷側者，卽其母何嫗也。嫗見厚學，初疑之，旣而慟焉。于是五寨之人，羣呼爲「高孝子」云。

先是邑宰某，爲廬陵人，憫何窮苦，數周之。張君文燾導者，爲邑巨室，漸知高

孝子名，乃頻興營造。厚學爲人誠樸，往來於張者一二歲，內外皆重之。厚學數請負母歸，不許；母且爲欽子納婦。厚學知母無歸志，操斧斤哭如初。文燾益相憐，乃擇婢室之；迨文燾官京師，厚學夫婦從焉，而出居新城會館，以匠自給，生三子二女。爲人營造，或有問其母者，則曰：『聞丙子之歲已殂矣！』語次，淚涔涔下。嗚呼！此之謂高孝子與！

太史氏曰：『予見高孝子，年踰五十，短髭，豐下，操繩墨，量曲直，一庸人耳。語及其親，則皇皇如有所失。嗟乎！秉彝之性，人皆有焉，匠也而能葆之，可嘉也已！夫一出母也，程之子則刼之，高之子則歷艱阻往尋之。嗚呼！厚學一庸人耳，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新城陳員外守詒，勇於義行者也，與孝匠同里，有挾以還鄉之意。噫！好聲去是懿德，陳君勉乎哉！』

此傳甚佳，贊尤頓挫沈鬱。予嘗謂心餘先生文，在袁子才上，忠雅堂集竟不載，何也？

【註釋】【新城縣】清縣，屬建昌府。今爲黎川縣，屬江西省。【伍伯】見馮景奇奴傳。【猾】黠也。諸猾，言諸狡黠之人。

【捕蒯】蒯捕而蒯姓者。【臬司】清按察使也，掌一省刑名牒傳事務。【丞尉】佐貳官之通稱。【瘦】囚之飢寒而死也。

【寧武府】清置府，今裁。【五寨縣】屬山西省。【杯】杯攻，卜具也。（演繁露）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杯攻者，以兩蚌殼投空擲

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爲之。（荆楚歲時記）作敦，或作校。【箒】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箒。（屈

原離騷）索瓊茅以筵筮。【卜筮】卜以龜，筮以著，著，草名。【邵武】清時邵武縣爲邵武府治，今裁府爲縣，屬福建省。【廬】

高聳貌。【曦輪】日也。【南昌】今江西南昌縣。【負暄】曝背也。【廬陵】清縣，今改吉安，屬江西省。【豐下】面之下

部豐滿也。【乘彘】（詩大雅）「民之乘彘。」言人所乘執之常性也。

補履先生傳

汪 縉字大神，號愛廬，江蘇吳縣人，諸生。有汪子文錄。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爲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齋酒去屋半間以居

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屨句往，則爲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去未嘗讀書，目不

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徧讀羣書。門內橫白板

三四尺，實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遊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也。聲去然一言感觸，輒此勉服膺，大要以「不欺」爲本。與人言，輒引之于善，娓娓然若懸壺而瀉水也。里中有來就學者，不問修脯，往往多至二三十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故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

先是吾友薛子家三，彭子允初，亦與之遊，時時稱道其爲人，獨予未與之相識；至是乃識面于吾友王繩孫家，以老而病足疽臥床，予僅識其面，未與之交語也。繩孫之延致其家也，告之其弟揚孫，揚孫則大喜，徧告之子姪，子姪則大喜，乃往延先生。先生遂移其書籍，老于王家焉。或曰：「先生時時入濂溪祠焚香肅拜。」又嘗告揚孫以熟讀近思錄。先是家三告予曰：「與之談，時及道家言。」至是家三之卒久矣，以識面于王家也，爲之傳。聲去其病疽而臥也，繩孫揚孫兄弟，爲之盡力醫治；其家子姪，亦朝夕服勤。卒年七十有五，姓錢，名近仁，崑山人。

中幅數語，學行之優勝，已在不經意處揭出。士大夫有對此而顏汗者，讀此文如見其人。

【註釋】【蘇州府治】舊爲長元吳三縣，今裁府及長洲元和二縣，僅存吳縣，屬江蘇省。【舊有學】此學字，卽學宮也。

【文信國祠】文天祥，封信國公，祠在蘇城內舊學前。【僦】租也。【黽】勉也。【服膺】膺，胸也。（中膺）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娓娓然】不倦貌。【修脯】脯，乾肉也。修與脩通，殼脯加薑桂曰脩。古者束脩以爲贄，故弟子酬報其師之物，概稱脩脯。

【薛家三】名起鳳，江蘇長洲人，乾隆庚辰舉人。有聞香閣遺集。【彭允初】名紹升，見序跋類。【濂溪】周敦頤，字茂叔，學者

稱濂溪先生，程頤程顥皆從之學。祠在蘇城內。【近思錄】宋朱熹與呂祖謙同撰，凡十四卷。是書撮取周子程子張子書中之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編入之。

息菴翁傳

彭

績

字其凝，一字秋士，江蘇長洲人，布衣，乾隆五十年卒，著有秋士遺集六卷。

息菴翁名志求，字文健，息菴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後以明洪武中至蘇州，遂家焉。祖貽令先生，以善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磨墨侍祖書，學作點畫，

精勁，祖奇之，授以法。爲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

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飾小齋獨居，几上一鑪香，一餅水，晨莫同鈔書。然翁心雄，恥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去聲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貧薄，墳壞樹稀，拜掃缺，而翁鈔集之書具存。孫男績謹課。

秋風起數語，想見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景象。

【註釋】【清江縣】今屬江西省。【洪武】明太祖年號。【黃山】在吳縣西南十五里。

黃貞文傳

楊鳳苞

字傳九，號秋室，文號黃汧，浙江歸安人，諸生，有秋室文錄，南疆逸史跋，采蘭影文集。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縣人。少聲去卽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曆，晝所爲，夜必書之。繼繹副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

首，峻却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

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既侯嗣同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竝字即並詣城西竹勝菴。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切扶同內事耳。今借上人一片乾干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

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傅，卽向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緝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閱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贊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

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兒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于右。

淳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死時，口血噴壁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大節如是，數千百年之一人，公誠不愧。

【註釋】嘉定縣屬江蘇省。

【日曆】猶日記也。

【緼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袍中，謂粗惡之衣也。

【糲食】糲，米不

精也，謂以粗米爲食也。

【苟取】不當取而取曰苟取。

【試禮部】明清時，由禮部試進士。

【不謁選而歸】明制，京官六部

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由進士選。選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選。文謂不謁吏部候選而即歸也。

【南都】謂

南京。崇禎十七年，懷宗自經於煤山，史可法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

【暨】與也。

【侯喇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

人。天啓五年進士。弘光時，用爲左通政，辭不就。及南都亡，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喇曾爲倡，偕里人黃淳耀張錫眉董用圓馬元

關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固守。城陷，喇曾及其子元演元潔竝沉於池。

【龔用圓張錫眉】俱嘉定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明史）

龔作董。

【竹勝菴】按蘇州府志，祝聖庵在嘉定縣城內西南隅，明崇禎二年九華山僧大見重建，當卽是。

【上人】僧人之尊

釋。佛家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自裁】自殺也。【耿耿】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自經】經，紕也。

【論語憲問】日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就傅】見陳庚煥章子世說序。【傳臚】科舉時代，殿試後，宣旨唱名，謂之傳臚。【鼎

甲】科舉時，殿試以名列一甲之三人為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是也。【頭幘墜地】幘，髻髮之巾也。頭幘墜地，必拾而冠之者，蓋即

子路結纓之義，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也。【制舉業】應試之文，體制定自上，故曰制舉。業者，士以此為業也。【六經】謂詩書易

禮春秋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三史】六朝人以史記漢書及東觀記為三史。唐以後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後漢書當之。

【規範先正】先正，先賢也。謂以先賢為規矩模型也。

程日新先生家傳

家傳之體，肇自宋元，至清代則仿而為之者漸多，亦傳狀類也。

吳敏樹

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間，以舉人官瀘陽縣訓導。著有梓湖文集。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上者。』而未及問

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

年，鄉黨宗敬之。其言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

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

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同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去聲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去聲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平聲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

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洛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

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老，及見玄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文致閒適，似陶詩倪畫，令人賞玩不盡。

【註釋】【訓厲】教訓勉勵也。【三胡氏之奉】俸三倍於胡氏也。【謁】告也。【師者利之所便居】言爲師者可擇利之厚薄，定去就也。【有辭焉藉之】藉，猶借也。言有可借託之辭也。

碑誌

王烈女墓誌銘

古代葬時，必有文以納諸壙中，爲後人考證之據，此誌銘所由起也。誌俱傳，銘俱詩，古無定例，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亦有誌銘俱備者。後人沿用，多誌銘俱備一體。

毛際可 見論辨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去聲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上聲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

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擗闕踊男，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命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輅路，妻死，遺孤就哺捕外氏。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排計；王堅不與，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經理其葬事。

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椒去，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予嘗尙論往事，使秦伯而嗣父封，伯夷

而食周粟，皆不背於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述焉。儻律以震川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與！聲平

昔予曾叔祖母章，亦以處聲上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

每過墓下，必展拜歔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

梁上之組耶？牀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疇爲聲去之稱說也。

是夕數旬，借怪誕爲波瀾，文家慣技，無施不可。後幅探源律意，發揮正論，震川

而在，當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

【註釋】【開封祥符】祥符爲清開封府治，即今河南開封縣。【小祥】喪祭名（禮開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疏）大祥，

二十五日。【擗踊】見王太岳張烈女傳。【陽武】縣名，今屬河南省。【宗祧】宗，尊祖廟也；祧，遠祖廟也；五歲一合祭之。

【歸震川】名有光，字熙甫，明昆山人，善屬文。後徙嘉定安定江上，學者稱震川先生。作貞女論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

身不改適者，非禮也。」云云。【醮】酌而無酬，醉曰醮，古冠婚皆用之。（禮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故重婚曰再醮。【秦伯】

周太王之長子，弟仲雍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以成父意。【伯夷】孤竹

君之長子，姓器，名允，字公信。及武王伐紂，與弟叔齊叩馬以諫。武王既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卒餓死。
【浚儀】今河南開封縣，漢曰浚儀縣，屬陳留郡，陵縣在今城西北。
【紉】紉屬也，猶今言絲條。
【疇】誰也。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見傳狀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

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記影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患絲絕，纒又斷。上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上以藥曰：

「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

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託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

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

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上。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

之慟，強擊上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

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

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

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證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

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箋比避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恣水塞口

鼻，強余手閉其氣，令卒平絕。余心痛，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同走出。

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

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

挺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平離以照四方之缺。

此文妙在中間兩段，借應式之言，敘烈女之事，作者不自著一字，血淚邪？文字邪？求仁得仁，甲申以後諸公，能無一齊愧煞！

【註釋】【火葬】以火焚屍也。【卞忠貞祠】在揚州南門內。卞壘嘗行廣陵相，故有祠。（晉書卞壘傳）壘字望之，元帝永嘉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壘乘馬越城，二子眇疇隨從，俱爲賊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

【鎮江】今江蘇丹徒縣。【弘光】見邵長蘅閩典史傳。【乙酉】卽弘光元年。【南昌】江西省城，清爲南昌府，今裁府留縣。

【丙申】順治十三年。【督師史公】史可法，字道鄰，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甲申國亡，立弘光帝於南京，拜內閣大學士，

自請督師，駐節揚州。及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既就執，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遇害。城中死者凡八十餘萬。

【剗】以刀割頸也。【纒】以繩爲環而絡之也。【不血食】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醬以祭。不血食，謂絕祭祀也。【家世江

南】鎮江在江南，揚州在江北。【瞪】直視貌。【濺濺】水流疾激之聲。【比屋】比，連也。【漬】浸也。【倉卒】匆遽貌。

【銘】爲文字以表章其名也。【槌】杖也。【三光】日月星也。【瘞】埋也。【麗重離】麗附也。（易說卦傳）「重離，日月也。」銘詞之意，三光絕，指當時之黑暗也。一炬烈，指尸之投火也。后土爭之土欲裂，此燼餘之骨，后土爭欲得而掩之，故土有綻裂之象。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女之氣節，附日月以爭光，而四方之不循女職者，得此照耀之，亦可彌補其缺陷也。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見書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_{切丑亞}條_{切丑例}，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唯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藁，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藁，僅得百篇，刻之；又囊其窀_{切陟倫}，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上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此隱君子，亦遺民也，想見其求死不得之概。

【註釋】【永年】縣名，屬河北省。【寇亂】指明末流寇之亂。【學官弟子】學官學校之官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爲

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侘傺】失志貌。【齊晉楚豫】齊，謂山東，晉，謂山西，楚，謂湖南

湖北，豫，謂河南。【申涵光】字和孟，一字梟盟，亦永年人。少有詩名，與殷岳輩蓋稱畿南三才子。【雞澤】縣名，屬河北省。【殷

岳】字宗山，雞澤舉人。【累百過】謂屢寫之至百次也。【窳窳】（左傳襄十三年）「楚子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

（註）「窳，厚也，夜也。言穴中厚暗如長夜也。」一日長埋謂之窳，長夜謂之窳。【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室，窟穴也。

（詩唐風）「百歲之後，歸於其室。」言彼豈誠爲狂者耶，是爲處士之室耶！

陳馭虛墓誌銘

方苞見傳狀

君諱典，字馭御虛，京師人。性豪宕，通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洛仕宦。

少好去方術，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

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予遊京師，僕某造_搆疫。君

命市冰，以大罌_嬰貯_守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予問之，君

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_聲闔_{便平}，食腥羶_{戶連}，家無溷_{胡困}，_便汗溼

_薛彌溝衢，而城河久涇_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

溢，炎陽蒸之，中_{聲去}人臈_隔臆_億，困悞_{先奏切}，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_薛，非

此不足以殺_斃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

其遺意也。』

予嘗造_{聲去}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_{聲去}麋_均至，使者稽_啓首階下，君伏几呻吟

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

侮。出媠_慢語相訾_子訾_放，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予得交於君，因大

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予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

騎_{聲去}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

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亦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

君之杜門不出也，予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去聲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予復至京師，君柩果殓，^四遺命必得予文以葬；予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某。銘曰：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明醫理，敦醫品，此文不負此醫。

【註釋】【豪宕】逞其意氣，無檢制也。【爲富貴容】言一切容止舉動，若富貴者也。【遯】遁也。【罌】大腹小口之瓶。

【駢闐】駢，並也。闐，滿也。言人畜衆也。【腥羶】魚臭曰腥，羊臭曰羶。【溷區】溷，廁也。區，同，偃，亦廁也。（偃，莊庚桑楚）觀室者

周子廢廟，又適其偃焉。【溼】汗也。【漚】塞也。【憤盈】憤鬱充滿也。【淫雨】久雨也。【膈臆】膈，膈也，在胸膈之下，臆

部之上。應當胸之處。【困憊】氣臭熏鼻不通之謂。莊子天地。五臭熏鼻，困憊中顛。【滲】下漉也。【殺其惡】殺，減削也。言

減其惡穢也。【古者藏冰三句】左傳昭公四年。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潤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而自命天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麋至】麋至也。【稽首】下拜首至地也。

【嫚語】慢侮之語也。【訾謗】詆毀也。【大理】掌刑法之官。秦漢改爲廷尉，北齊復爲大理卿，歷代因之。【維婁】繫馬曰

維。繫牛曰婁。牛馬維婁。見左傳。【太醫院】掌宮廷醫藥。【肆】理棺坎下也。【淮南】今江蘇淮安縣等地。【義從古

迹戾世】言行譏從古，而行事背世也。【隱於方尙其志】言隱於方術，而高尙其志也。

先生瞿駿誌銘

駿，字雲昇，江南常熟人，終身不仕不娶。

胡天游

見論辨

予旣哭瞿先生，久之不能忘。嘗他出，過所居晉陽浮圖，往往返其轍。明年，聞

已葬江南，思有所爲聲去之銘者。先生晚交，最善聲去，予與陳黃中，其未死時，自陳生

平，屬屬黃中爲之敘。先生子結然，旅舍京師三十年，食於其文。雍正中有薦其才

行，當爲河南令，惡聲去其大官貪殘，不肯爲之屬，決棄去，甘窮客死。嗚呼！有古君

子出乎今之世，人莫知異，而特怪其不仕不娶也。天台齊召南，翰林之賢者，以擬東漢處士間，信然！銘曰：

知先生之和，不知其潔。螭瘰食而蚓引游，以復其穴。

樸邀如西漢文字，

【註釋】【晉陽浮圖】晉陽，即今山西太原縣。浮圖，寺塔也。【陳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過，乃縱遊。

學益精。【孑然】（說文）人無右臂形。（玉篇）孑有單義。【食於其文】賈文爲生也。【天台】縣名，屬浙江省。【齊召南】

字次風，號以素，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雍正間副貢生。乾隆時召試鴻博，授檢討，官至禮部侍郎。學問與博，經術湛深，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瞭若指掌。著有水道提綱，寶翰堂文集等書。【螭食而蚓遊以復其穴】螭，（說文）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或

曰若龍無角曰螭。蚓，蚯蚓。墓地堊兆曰穴。言如螭之食，如蚓之遊，以復其穴也。螭食蚓遊，蓋狀其潔。

厲樊榭墓誌銘

全祖望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言語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

莫如樊榭。樊榭少_{聲去}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_孤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舍，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異聞軼事，爲人所不知。而最長於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_卷；尤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

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_{聲上}，湯西崖侍郎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_{聲去}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_{聲上}之姑出，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

余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_聲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余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_{聲去}；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歎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堂以書告樊

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

樊榭姓厲氏，諱鶚，岳字太鴻，慈谿人，今爲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葬於湖上之某峰。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得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是怏怏聲去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嗚呼！樊榭屬燭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扶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尙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聲平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援琴。

似六一集中文字。

【註釋】【東髮】猶結髮也。男女未冠笄時，以結髮爲飾。（韓詩外傳）爲人父者，必懷慈說之愛，以養育其子。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

【工於言語】即能文章者。【淡巴菰】煙草名。【南宋諸家】如辛稼軒、姜白石、陸放翁、吳夢窗諸人，均善長短句。

【下急】躁急也。【李穆堂】名紱，字巨來，臨川人。時官內閣學士。【計車北上】案《漢晉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註）「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後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本此。

【湯西崖侍郎】西崖名右曾，浙江仁和人，官至吏部侍郎。【襜褕】折疊其被也，料理行李之意。【長安】此指京師言。【詞科】乾隆

元年丙辰，開博學鴻詞科。【祁門】縣名，屬安徽省。【馬嶧谷】名曰路，嶧谷其字也，一字秋玉，祁門人，江都候選知州。嗜字，好結

客，與弟半樁，同以詩名。所著曰《沙河逸老集》。半樁，名曰璠，字佩兮，詩筆清削。著有《南齋集》。【職志】《史記》：「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三軍之耳目在旗鼓。此借用爲主持詩教意。【槐堂】汪沆，字西澗，號槐堂，錢塘人，少從樊榭學。

【錢塘】今浙江杭縣。【息壤在彼】《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與甘茂盟於息壤，使將兵伐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遂拔宜陽。」後世以息壤爲信約盟誓之言。本此。【白傅】即白居易，字樂天，唐華州下邳人，工於

詩。謂樊榭沖恬如白傅也。【不能忘情之吟】即謂樊榭悼月上之詩，詳下。【碧湖故疑】碧湖，謂碧浪湖，在今湖州南門外。

樊榭妾朱氏，字月上，湖州人。雍正乙卯，樊榭遊吳興，竹溪沈幼牧爲之作緣，以中秋之夕，迎月上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嗣嬰危疾，爲醫

醫所誤而卒，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樊榭作詩十二首，以悼之，有雙燕來時人如玉之句。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

鼐

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刑部郎中。魏清愬，淡榮利，以文名震天下。著有惜抱軒文

集，錄音耐。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錡上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去聲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洪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姑隈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去聲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避回，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

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辟去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鑿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辟去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流球求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試爲溧栗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

道，聲去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附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聲去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隨事序次，將隨園一生事實，羅列無遺，而不滿之意，隱約自見，讀者可於言外悟之。

【註釋】【隨園】在江寧小倉山。本隋氏之園，枚得之，始改名隨園，益修治之，依林麓高下，以爲亭池臺榭，曲折深幽，愈轉愈勝，一水

一石，皆具千巖萬壑之奇。中如小樓閣，蔚藍天，香雪海，牡丹巖，鸞鶴亭等尤有名。【金鉉】字震方，一字德山，其先登州人，後轉至遼

陽，爲遼陽人。平西隆州人達桑苗，官廣昌知縣，累遷至廣西巡撫卒。【銅鼓】（桂海虞衡志）「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

得者，如半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拊之，聲似鞀鼓。〔按後漢馬援於交趾亦得駱越銅鼓，見援本傳。

【瑰麗】瑰，珍奇也。麗，美好也。

【乾隆戊午】清高宗三年。

【順天鄉試】

順天，清府。鄉試由生員應試，其經主考取中者，曰舉

人，得應會試。各省鄉試皆有界限，惟順天則他省人由貢監出身者皆可應試。

【成進士】

由舉人應試，經總裁取中者，曰貢士，得應

殿試。由貢士應殿試及第者，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一甲三名：一名曰狀元，二名曰榜眼，三名曰探花，賜進士及第；餘二甲若干人，賜進

士出身；三甲共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改庶吉士】

集二甲三甲之貢士，更使大臣考試，取定等級而復奏者，曰朝考。二甲以下

之朝考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次六部主事，其次內閣中書，又其次即用知縣。

【散館】

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期滿，舉

行散館考試，謂期滿解散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其次改用主事知縣等官有差。袁枚以未闈詩字，散

館改發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流陽，再調江寧。

【尹文端公】

名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饒黃旗人，爲隨園座師，師弟之情

最洽。

【足跡造東南】

天台，雁宕，桂林，均有游跡，詩以紀事。

【楹】窗製方格之外又加闌干曰楹。

【古文四六】隨園古文，

雄奇恢廓，不拘一格，微嫌序次失實，遇事夸誕，蹈小說家派數。四六運氣於典實之中，才思橫溢，游刃有餘。詩宗元白，中年以後，漸流侏

滑，用貽後人口實。

【詩文集】

隨園著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尙有駢體六卷，爲外集，詩集三十七卷，補遺二卷。

【琉球】見劉

大櫨海船三集序。

【極山林之樂】

趙翼寄隨園主人詩，有「江湖到處有逢迎，山水頻年恣探討」等句。

【獲文章之名】

沈克勤呈簡齋先生詩，亦有「名比春雷動，聲聞到處同」等句。

【溧水】縣名屬江蘇省。

【樹】枚弟，字蕪亭。

【小倉山】在

江蘇江寧縣北。

【耐】合葬曰耐。子孫葬於先墓，亦爲耐葬。

【桐城】縣名，屬安徽省。

【粵】發語辭。

【蒼龐】蒼，老也。龐，大也。

【沖】和也。【越中】謂浙江省。【倚江】謂緣江也。（杜甫詩）「倚江種樹草堂前。」（王安石詩）「倚江從此望還轍。」
【幽宮】墓也。【阡】墓道也。均濱江，故云。

標商無註

